見聞雜紀

續見聞雜紀卷之十一

吳興　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此三不祥也○凡婦女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条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一

○王文恪公撰吳郡治水碑記今

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司郎中林文沛顏如瓌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之水

咸滙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閼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来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卬鑿之復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度地賦功量功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法令明一衆心競勸不數月告成

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一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闊一十八丈皆如瓌所理也蓋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

關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入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後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瀹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時巡撫都御史治此河

三百廿

者李公克嗣四川内江人

三

王公瓊山西太原人謚恭襄公八歲通尚書父靜學公師事薛文清公幼承家學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二公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優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事總于都水郎

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盍弛公典漕務印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治河三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閘坐丈尺漕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著漕志繼治漕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　正德九年公以副都御史整理塩法檢尋王宗望支氏渠故道奏復疏浚移掣塩所于淮河北岸既免長淮之險又絕走掣之奸永為公私利便

○公理户部邊師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庤糧幾何某場庤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

邊卒歲探猝輩幾何將盡餞也何重索邊師愕愕服公明察不敢横乞◎公蒞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師出某地某裨師出某地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関隘防奔突某輸餉粮某紀師飭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師權宜從事大事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師不窘束易策勛〇丁丑八月　武皇帝单騎廵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　京師公乃馳奏　行在命

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諭將士列伏邉城大
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
帥一人開閫河間近保　京師遠控齊魯又
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
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
兵要害為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
又檄在　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秉輿出邉
逾年無寇警　京師至于邉服按堵如常公
籌畫鎮定之功也回宸濠反闕朝士愕駭持
兩端陰卜成敗為徙違公獨奮曰豎子烏鼠

聚剡斯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亘房須剡覆十三號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師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湖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湖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

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
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爲
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詰覲公曰苟無播
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
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往
蓋彬獨扈蹕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
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牽制
奸變係將士望彬雖有謀不得逞大臣制變
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爲◎公酒並幾

乙亥以户部尚書改兵部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疏六上不許丁丑加少保戊寅加少師庚辰轉吏部辛巳江彬誅下御史獄謫戍綏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薦公才望戊子起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辛卯冬復改吏部壬辰七月公薨于位說者謂公才極高吏事精敏達權應變人不可及云

四

霍公韜謚文敏廣東人公見中朝宮有罪輙

命錦衣官校擒拿拷問上疏曰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兼刑獄橫撓之越介胄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末世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恥賤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汙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不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

可也乃暮脫汙獄朝立清班解下拘攣便披冠帶使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謫則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箠勿加鎖梏以培養亷耻以激勵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王公廷相河南人謚肅敏公嘗曰大識者外僞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物不能遷◎迂儒強

執不識古今之宜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皆不堪委任○志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為名言○貶公以糾黜結黠中言事無所忌諱謫亳州判官陞高淳知縣又陞四川道御史巡按陝西能約束鎮守內臣廖鑾爲提學御史贊　內臣劉王私書　遭譖構下獄再謫贛榆丞可謂歷試諸艱遭逢大不幸矣後巡撫四川兵書劉憲大劾持且丞阿動

東機宜一代名儒名臣非人所易及也

五

劉源清山東東平州人初仕江西德興縣調進賢政尚嚴肅百務整齊值宸濠反時已害孫許二公矣遣兵校婁伯等數人取進賢縣印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為防守民志賴以定宸濠聞之亦有戒心未幾濠敗公後官至侍郎御史討大同叛卒以激誚繫上穆廟初贈尚書三十七年補謚（闕）

崔公銑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嘗曰碑誌盛而史贗矣唐詩盛而教亡矣啓劄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驕

矣封誥濫而臣報輕矣晴嵩流而贄禮失矣
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其六

舒公芬號梓溪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元勵志聖賢之學不屑
為博物洽聞之士戊寅江彬等導　上遊豫
公率同志上疏廷杖繫錦衣獄時死諫者凡
十一人公[illegible]憤然不欲獨生願死復謫福建
市舶副提舉君子謂其振士氣阻權奸植風
紀哉有功於世教惜哉年四十四以疾卒
呂公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公為修撰時劉

瑾竊跌橫甚西夏亂公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瑾聽其言因賞都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啟乞養病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不得其過乃還公歸五年用言官薦復起供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戒無乃傷于直乎公曰貢禹諫借秦為喻漢元帝尚能用其說而　皇上聖明豈不為漢文者乎

七

大學士楊廷和泗州人由南京户部入閣與毛蔣二公同時時值江彬用事　武皇又多巡幸　武皇崩邊將数十萬在京内無皇儲中外岌岌公密奏　張皇后散遣諸軍擒江彬手戽戟門加族誅議迎　世宗皇帝禮改元之詔公手筆也裁革傳奉冐濫等役月省食粮一十六萬餘功亦偉矣○毛公澄謚文簡太倉州人嘉靖初　上議選婚錦衣韋千户女與焉内侍并皇親邵蕙俱得重賂感屬

意文簡公在左順門厲聲曰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不敢擔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此其大節云○毛公紀謚文簡山東掖縣人戊寅　上復欲廵邊公與楊廷和痛哭進疏不聽未幾而有宸濠之變是時儲宮久虛權奸竊柄天下之勢誠若厝火積薪之下矣公與楊公當居守之任竭忠盡瘁攄殫心力共濟國事中外宴然　肅皇帝入繼大統神器有歸贊襄輔翊一新庶政此古所

謂社稷臣者勳業之盛魏加爲既而以定策
功錫之伯爵力辭甫踰六十即懇致仕歸（○）
大學士蔣公冕廣西金州人　上欲北巡自
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公曰
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夷孰不尊
稱如天如日若稱朱壽號爲將軍臣鼎鑊在
前不敢奉　詔公邑　駕至南京隨事規諫
曲盡心力懇請回　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
者屢次垂涕不寐畢甲則群錢寧濠擬傳
悔誓遣旅秦藏由幾邢鎮總督府縣掛牌籍

則雖文武群臣守俟行禮亦不肯往○大學士梁公儲諡文康廣東人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　上許之命楊廷和蔣冕草制二公皆引疾辭梁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耶草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虜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

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駁曰若是
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直諫而托
詞悟　主有回天之力焉○桂公蕚謚文襄
江西安仁縣人公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古
傲上不能狥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更改
湖州武康成安三縣低徊十餘年未嘗以淹
屈降志後為南京刑部主事遇　世廟登極
議追崇之禮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
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無所忌諱至密論西
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

難言者況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于進退之際懇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八

劉瑾既誅餘黨尚在　世宗皇帝繼統年齡雖少英斷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孚敬以正佐之盡革各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主坐至以張爺呼之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

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斂戢士氣得
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
載一時哉○霍文敏公復呂涇野書曰生敬
羅峯者謂其一心忠於朝廷絕纖芥私也主
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諑伸 聖主大
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宪命破散蔽
主之奸黨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
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進一內官且革鎮守
斃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文武官
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例蔭義男義侄家

僮校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宦官皆知警戢省郡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華戚喉濫官罷十八侯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黥奔歸行囊惟一二衣箱如寒儒畢官九也在位日只欲用外甥一人亦才名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乎畢遹皆可見心跡至明十也羅峯有比十善生是故敬之

九

李空同先生夢陽上楊邃庵公書曰議者謂

公喜通才獎拔給掖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傳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辦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亹亹愚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用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堅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

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耶○左都御史屠僑浙鄞縣人公按居庸等關　武皇北狩命所在擒生虎使者日再促公抗疏虎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攖其爪牙者柰何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語甚切事遂止時濠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覩公且按江右濠謂所親曰柰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令鎮守太監畢真以金器綵段數十逆公于杭公皆郤之公歷官端方嚴毅人不敢干以私位至御史大夫

朝廷倚重○林公廷玉福建人弘治改元公為給事中上疏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賞賚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樂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斬于市人心大快○方公良永諡簡肅福建莆田人正德間倖臣朱寧黷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易銀三萬兩公時為左布政使具疏劾寧乞 陛下割倫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行巡按御史

將已經歛銀盡給還民等語寧懼乃委過下人鈔銀得給還民訖友人黄鞏謂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不可無此一舉○寇公天敘山西榆次人任寧波府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言于座右浙秋試公與外簾有知縣某持一卷固請公固止之曰不可開榜後乃知知縣所私者人以公為神目在官異政擢應天府丞時宸濠亂 武廟親征多權倖數百公處之有方所選女樂極千人候 駕不三日死者十數公

曰吾為汝登籍分養親識家用則昭簿取之爾全活不下數百人後巡撫隕陽甘肅等處屢有大功華夷帖服○胡公富徽州績溪人官至户部尚書公為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福寧州閱獄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次日審錄是夕獄中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視之火光猶未滅次日提獄囚二百餘人逐一審决不五日而囹圄一空○王公憲謚康毅山東東平州人公為御史風裁凜如不畏強禦宸濠稱逆 武廟親征遣將江彬等隨

行恣肆矯詔繫國學生跪行宮外公親詣
武宗悉脫于厄嘉靖丁亥由花馬池拆墻
而入公調度文武將士拒之歷震戒所細溝
青羊嶺等處先後共斬首級四百有奇
溺水及饑死者十之七八僅存百餘騎出境
且不自居其功載對山記○劉公天和
謚莊襄湖廣麻城人公初為御史巡陝西獨
持風裁忤權貴逮繫錦衣獄謫金壇令後知
湖州疏定兩則以便徵輸豫識桂文襄之賢
可以大用熟練邊務撫禦有聲或擬之南仲

衛霍焉生祠碑今在峴山之麓

十 王恭襄而下至第九述為名亦多删繁就簡者抖以下皆朽人所著

浙江督學副使或僉事

劉夫子不知何名四川人號西蜀劉夫子牖物命題不拘經書但經許可無不登科第者想弘治正德間任

汪公文盛湖廣人號白泉嘉靖壬辰癸巳任考法最嚴得人之盛自公始

徐公階華亭人由翰林編修謫江右同知轉浙僉事初號少湖政憂去巡按某比歲年司

吏書杖死學道一書手二司相見按臺問聞
死一書手可令二縣從厚埋之徐公曰先生
大人何言之易易也本道已具小疏欲上按
臺愕然再三懇二司諸公求解公乃止上疏

劉公思唐陝西人予年十四五歲時見之甲
辰乙巳年任

孔公天胤號文谷陝西人善批評試卷

雷公禮江西豐城人號古和官至少傅工部
尚書廻湖州予入府學庚戌辛亥年任

薛公應旂號方山南直隸武進人公官至按

察副使吾師文章高品百年罕見情性氣
和平爾
畢公鏘號松坡直隸石埭縣人官至南京户
部尚書
屠公羲英號坪石南直隸人陞國子祭酒轉
京卿終以峭直不大用
喬公因阜號壽齋陝西耀州人提學僉事
蘇公濬福建晉江人號紫溪四書易經俱著
有講章可傳世者以其平易近理也
陳公大綬江西浮梁人號赤石嚴查諸生有

以賄囑進者盡行黜革衆所稱快萬曆三十五六年任

王公巘號慕蓼晋江人萬曆三十九年任凡

吾浙督學先生皆出中朝會推交薦者余烏敢有所軒輊於其間哉姑據所聞聊為詮次爾

十一

士君子只患不篤學不力行不成一代人物不患朝廷不知上天不祐朱晦菴先生宋一代儒宗也仕不至通顯然子在官吏部侍郎

孫復官兵部侍郎福安府尹人物亦皆表表
朝廷何曾虧他上天所以崇報之者可謂厚
矣

十二

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
守富也李子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所以長
守命也仲尼不爲已甚只是本分之外不加
毫末但從性體上發揮賢者過之智者過之
便是已甚今人但遇凡事將就寬恕便自謂
不爲已甚是何聖人之多也無可無不可語

意與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相似孟子云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先無一點可不可成心即是物來順應話頭今人遇事含糊不決裂亦自謂無可無不可又何舉世皆聖人也學者不可隨俗糊說

十三

言者心之聲文尤聲之華美可觀可聽者也讀其文精神心術可以洞見而國家治亂識者亦因此卜之

本朝成弘正德嘉靖初文字和平雅淡不求文
而文自不可掩正如美人生相不待簪花而
後佳也入萬曆二三年先自試官好異必求
學古字奇不便句讀者然後入彀而天下遂
趨於怪誕變幻矣安得起方山薛先生昆湖
瞿先生於九原作士子模楷而與之論文哉
或問今欲救之何策李子曰未易言也陳請
主上先免差京考二員或是救之之策也

十四

翟璜對魏文侯曰君仁則臣直璜雖一時偶

對然亦感應常理今也不然君仁而臣詐矣
未也君仁而臣放矣未也君仁而臣驕且橫
矣未也君仁而臣漸至於犬不敬矣我
主上仁聖大度寬容所以愛護諸臣者何所不
至賢臣直臣世亦何嘗乏人然而詐也放也
驕且橫也大不敬也請在位諸公山林逸士
閒評公論四者之罪有之乎抑無乎嗟嗟可
為流涕痛哭矣

十五

古稱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然則千

金固貴重矣予十一二歲時睹邑令李公貪僅三四千金爾近睹歸安施公貪亦如之皆蒙上司處治罷官去越李七十年越施四十餘年今日大可駭異只要中個進士為縣令贓至二三萬或五六萬上官惜大體面或受囑託本犯不受笞辱不入囹圄不問徒罪只作不及跨躁降級輕處衣錦還鄉人羨富貴其討巧多護者依然官不改動十居四五嗟乎我皇上何由得知大考察時何由淂拿處正法嗟乎此皆撫按二司太守諸公容隱之罪也再

過二三十年不知到恁田地世安得不致大亂哉

十六

萬曆己酉三月桐鄉令須公之彥辭任去臺臣吳亮論劾吏科陳治則波及之也夫須公不奉　聖旨亦不奉吏部處分浙撫臺甘公按君王公皆謂須當避吳公之鋒其親筆書余及見之須雖欲安其位得乎其去也鄉士大夫父老子弟無不涕泣焚香以送或問假饒身處二公之地之時當何如虞答曰王

同官不暇論已甘道學也以宋儒律之作何處假饒嘉郡太守楊公繼宗在任又作何處恐時事時套未必是儒者作用

十七

宰相肚裡好撑船雖是俗諺實有至理肚內撑不得船不免窄狹局促何能平章天下韓范富歐四君子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和氣都緣他有大學識胷次寬廣故贊成仁宗慶曆之治今人學問先無以天下為己任這一段意思所以議論絲毫不合便像自家屋裡

與人爭田爭地一般、　互相觸陷戕何景
象天下何由得太平李子曰四公者歐文忠
畧不如三公文章勝些

十八

萬曆戊申巳酉間　朝士乞歸不遂叩頭
文華殿出城去者凡六人李子曰掛冠而去
欲竊高潔之名忿激而逃難免不忠之議國
事至此可為流涕太息○萬曆三十七年五
月准上　督臣李三才一本國勢一有三無懇
乞　聖明及早痛改毋致一敗塗地事何謂

三無一曰君無權二曰朝無臣三曰民無主
云云何謂一有備此三無遂成一有所有維
何亦曰亂亡而已余讀之歎息隕涕○三才
疏內又有泄泄沓沓以社稷為戲此九字切
中時事○八議之條　古人仁之至義之盡
萬世可行九法司大臣言官論劾人若要加
一殺字須萬分不得已萬分不可恕方纔動
口動筆方不負　朝廷不負公議須有論閤
臣李廷機列其可斬之罪凡幾余以為廷機
不但議貴不當斬只論清勤也是賢臣不當

斬

十九

僧達觀不知何許人通內典穎悟善誨人縉紳有師事之者弟不隱于深山而遊于　朝市聞其恣肆不自檢束恐不在繼曉下也聞刑部郎曹君樾宜平湖人當鞠訊笞死之字衕間正氣曹君頗嘗得幾分可云　聖朝執法之臣矣○江右龍君宗武謫戍赦回歸家居病困入廁嘗糞以為常一子無罪竟拋巨石碎其首殺之昏暈甦問家人始知其出自

已手夫初殺無辜之士期以媚相國既殺無罪之子以報士期嗚呼天道適如是哉然不知實有此事否

二十

陸五臺太宰光祖侍坐於張沅洲太宰瀚之旁余見陸問故陸曰我為濬縣令時張公太名郡守此後相見張必整余坐在旁今改不得前輩不虛讓人其執禮如此行古道哉

二十一

吳匏庵先生寬同友人施煥赴南畿鄉試又

同寓先生下第施得中榜赴鹿鳴宴田先生在寓待之施完公據事與先生又同還鄉先生之有養如此得失之際不以介于懷也後登大魁詞林貴顯鄉友遠遠去賀或有求也病卒於京先生以貲治木歛之命其子為周旋荅客禮家人為衣蘇送柩登舟而返〇都玄徽先生務官終太僕少卿舉進士時與同年李廷梧同舟南歸相契厚巳而李擢侍御按蘇州等府先生不往見李怪爲差官請之先生曰 天子使臣觀採甚嚴激揚權重莫

可以通賓客係事跋當一敘故爾李歎異之先生文章凡潤筆之資與異毋弟共用次及二兒或推及門人弟子食貧特多至不能備後事併藥餌可泉胡太守悉賙之且為立書院儼遺像○長洲草橋王翁鼎者以織機為業家頗饒當儉薄之年有夫婦二人偽言兄妹以兄嫁妹求售銀七兩王翁治殽酒酌之已立券矣二人臨别深悲似不欲割者翁細察之知為夫婦也焚券不索其金竟遣去嗟乎此事若羅巨室則必鳴官以誑騙治罪

弟人知禮之家亦來為慨然捐金如王翁者誠未易得其尚義之品歟○吳江之西有石佛寺僧號秋林者其佛行不失毫杪吳江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恂諒者也後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趙使老僕疾奔來問秋林云玄室無恙舊物仍在汝可亟歸報主人以慰之○崑山顧未齋閣老子某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後領鄉舉吳翁當朝時王肅齋太守嚴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千兩曲求弛禁排置卓上動之

顧君視如污垢目不少睇噫宰相之子庁辭可以反覆當路而峻節不為亦云難矣

二十二

常熟徐鳳竹公官工部尚書孫某以蔭為部郎居鄉恣橫不法甚衆訟之兩臺下縣治縣繫之獄而斃縣官何以得無罪也余惑之訊其邑人邑人曰徐公子極惡云云縣官不枉他只初然過惡未甚時豈無上官豈無郡邑豈無法度可治縱他到不可救藥處而殺之今之從政者非古人矣大官子弟何忍自投

予法綱哉

二十三

未有三代讀書而不發科第者未有三代為吏而不問充軍者論其常理如此然亦要看學業何如罪過何如本身遭際何如世代歲月儘論不定

二十四

嘉靖三十年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塩法科臣郭鋆謂官不必設而餘塩宜革部覆兩淮塩額六十九萬六千三百引兩浙四十四萬

四千七百六十九引長蘆六十萬五千三百四十六引原無餘鹽之法請自二十年始悉遵祖宗舊制勿派餘鹽　上從之今日不知何如行

二十五

宋仁宗宴駕時命英宗入繼在位四載崩方疾篤時發狂口呼有人殺我韓公琦曰此病也亟取藥灌入即扶掖入宮已而遂絕太子未立韓公所自己手挾帝手書曰一定穎王即位當大任而宗廟社稷倚以為重如此公

真宋室一人惟頊穎王即神宗◎仁宗病久服藥及愈思見闕臣召相呂夷簡同列皆促公亟行公獨緩轡遲遲既至上問故對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闌召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爾上以為得大臣之體

二十六

韓魏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為小人則勿與交接耳公於小人欺巳明足以照未嘗形於辭色也○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宴諸曹詩

有白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節香出
知我嘉靖間分宜嚴公嵩做禮部尚書以醮
大人品儘好嘉禾吳公鵬做工部尚書以前公
品亦好只多做了首相与太宰便弄到此等
好田地世間如二公者甚多

二十七

漢有三傑鄧通中大夫也嬉戲殿上申屠嘉
召至丞相府欲斬之以帝命中止汲黯對武
帝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
虞之治乎三言切中武帝病根而書為補笑

醉酒吐其衣不加責泰開横道死人而生端
則問之專崇大體綱故不屑屑焉皆後人所
罕及也○唐岐陽公主適殿中少監杜悰上
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許因
錫其值悉自市寒賤易制者門第肅然悰刺
澧州郡邑供百人饌主及從者不二十人驛
吏拜飯食以遝京師譁然以為奇事悰在澧
三年主退然静守目不識刺史廳屏天子之
女其賢固如是夫○楚昭王夫人貞姜齊女
也王出遊留夫人於漸臺之上王聞江水大

至使使者迎夫人夫人失持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宫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使者強之不得果取符來反還水大至夫人流而死焉嗟乎夫人奉王命守之至堅如此然非昭王賢何以得此於夫人也覽古者可爲流涕

二十八

程伊川先生曰人有三不幸一少年登高科一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一有高才能文章李手曰此三者人有之則不勝其禍蓋有之則

不勝忻幸驕傲侈縱何所不至肯視為不幸者能幾人哉◎恩讎分明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晉孫哉於為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怯如懦夫然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二十九

地方風俗烏鎮屬烏程青鎮屬桐鄉自南柵以至北柵皆以一河為界至太師橋以北不論矣為逼近吳江地方濶大也余生長青鎮獨恨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

恥貧人負擔之徒、妻多好飾夜必飲、酒病則禱神稱貸而賽若烏鎮則非無尚奢者大約朴儉居多所以富室悠久中人之家亦綿延不至賣房移徙所、貫乎添設公祖專設而不城居與縣治父母官同若肯留心勸化賞罰移風易俗也不是甚難事○兩鎮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有厚至一二百金者初至牙主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

之禮貌漸衰而供給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地者慎勿等為徵債漫不經心漫不加刑漫不區處可也易不云乎聖人通天下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牙人執迷不改都緣心志不通望公祖大人出示曉諭這商貨中間又有借本置來者擧家懸望如何負得他負了他天不容地不載世間極惡大罪也余目擊心傷載筆至此

三十

長興呂山吳某弘治間昭慶寺欲建穿堂察

使差人召之時召三人皆留翁命以共建吳曰此不甚費小人當獨任之翁促大喜歸以語其父父曰兒子有這力量必能承吾家後功果成惜毀於嘉靖甲寅兵火嗟乎此事若在今日即富過吳氏者必多方推避何人肯慨然伏義至此哉

三十一

寇萊公年十九登進士太宗取士多問其年者年甚少往往遣匠不任官職或勸公增年寇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本朝自嘉靖

辛丑以後大都減年入序齒録著甚多至同年宴會又序真齒以一人而兩其生齒非天下大可醜之事乎曰罔談彼短我亦有短靡恃己長人各有長可作座右銘

三十二

萬曆庚子八月秋試商場前東廣巡按顧其無錫人在試院堂上與方伯王公泮紹興人議論不協顧按君以手掌撲王王不讓反之顧披髮倒地身且去服方伯疾行出院衣冠體面丧盡矣少叅劉公入京謁代顧按君按

君問劉曰貴道目擊有疑事君劉對從無疑事夫有而曰無非誠心直道矣茲從也顧君大失禮于始而劉君所對又失言于終士大夫為海內所輕無足怪也

三十三

浙督學使陳公大綬不得于督臺大夫轉當歸舉城無送之者余賦二詩僞遣人送之公答書曰吟太篇而西轡手以報老父使知無人怒罵之中未嘗見棄于有道也榮甚矣李子曰樂圖不敢以辭道旨君義匡斯士大夫

一舉手而不惹其親如此自是可法

三十四

閩城尚書馬公森余問之曰老先生有幾房家人荅曰　止有四房余曰人少不足用柰何荅曰多則養他不活吾東南尚書門下多及百人少亦不下五六十人何為自異于閩人也然箬溪顧先生有馬公之風又不可以槩論○顧箬溪先生一老家人之子穿綾子綿衣禦寒先生目之曰看汝不成人他日死必無棺此子倚父積又攘吏作倉富矣

晚年竟苦貧撑船度日死不知其所終前輩宦家人服飾不容易如此

三十五

三吳閭宦室家人皆好尊稱其主人主人亦樂其所稱甚至遣見尊官大吏每呼家老爺一日余與錢承江費得太僕數人共酌署邑陳公時太僕在制中差人持帖謝陳曰家主服色不便不敢出陪未嘗呼老爺也其家人何舞餙之至而主人之賢益彰矣 上蕭太僕賢即家拜南大理卿未幾又晋副都御史

遜撫河南皆以疾辭○嘉禾朱貴倚公國祚號養淳鼎甲為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歛束蓋觸小戶店篷破損家人 與店家嚷鬧到不堪處有頃適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公為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并持竹篦來儔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嗟乎當此季世宦家焰大求如朱公者其寔萬人之英傑乎

三十六

里中唐侍御在京師與王陽沈公曾有婚姻之約侍御未南還沈遣女使以珠玉飾段幣禮問候籤孺人孺人辭曰約婚事我未及聞不審果否且大人未歸何敢受禮併沈氏女使亦不入門辭去孺人處以大事有（彥靖丈夫）（學問賢矣哉孺人係饒承法之妹也）○余宦友某與切隣人有隙偶傷其面痕友詣其家卧聽事內親友俱勸乘轎送回不允也經二晚衆問如何曰鑿聽之埴可通與吾即去如其言宦友[illegible]於人情大不懨也本三十年宦友議家宅遷前後

悉賣其隣人為業有子八人奠與父目時天道可畏哉

三十七

長興方伯徐龍灣先生中行少貧有俠氣詩文名家閩人董九華者業丹青術久客長興病卒柩無力還鄉先生適赴閩官舫中帶其柩去無所忌諱◯先生未第時邑丞潘姓者宜興人晉延先生訓其二子及先生官滇中因二子負官逋繫獄先生匄之常州守多方處三百金償官尚欠五十金先生傾官橐

悉為䟽足二子得釋獄歸○同邑有蔣貢生號太湖者與臧損齋韋南茗二公友善損齋當　世廟初官禮部主事議大禮　廷杖幾蔭其子舜田太湖視舜田督教備至最不入垂涕而遺之如是者三載視其文理通日剔去絲毫無所受于臧也友誼之篤豈近世所易有耶

三十八

紹興俞先生咨益門甲羅公萬化張公元忭皆師事之常同見郡邑上欲侍坐不以為屈

士風抑何厚也城中凡縉紳曲籍必先謁
文廟拜儒學先生而後拜郡邑道遇三學雖不
避轎必讓三學行過而後行古道相傳尊師
重傅不容易得○余曾入越庠友金姓曾館
余家者見招余酌家蓄無僕其子躬持殽酒
服後豈但不以為恥蓋真習以為常也○宋
金庭賡為大宗伯家居余友唐子訪之欵飲
案前物件乏僕時躬自舉移不以為怪嘉湖
間安得此風味也

尚書伍公文定湖廣松滋人初爲蘇州府推
書以簡伉忤撫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嘉興
府同知而陳遷未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最
歡時兩賢之文定後知江西吉安郡遣寧濠
反文成王公倡義薪前伍公應之伍公從義

兩諸郡愿之卒擒濠以銷大禍成大功伍
公部下萬安知縣毛晃手擒濠而賞不及後
暨兵部主事守山海關甫董旬卒作亂侍
吏欲擒晃趙避晃曰不可吾有親在急趨母
所執兵以衛賊執之以不從見害贈光祿
少卿子西星舉鄉試第一見河南審廖人

四十

太守楊繼宗知嘉興[illegible]是

封翁所貽老家人長鬚曲背某年太守岳日
秀才前輩人傳聞如此行裝止竹箱二隻以
此來亦以此去無增益也今人發積有一二
百積者追仰楊公好似唐虞三代人物矣

四十一

余考本朝諸太老諸名公謚為文者多矣
若文潔則未之有也唯江右鄧公以讃楊公
時喬並謚文潔不覺喟然曰兩先生者生同
鄉卒皆賜謚其易名之美至從前未睹世世
不磨楊公官非詞林且蒙 俞旨甚速尤異

數也○沈龍江顒老名鯉河南人性畏暑好
秉陰其鄰人有二大樹茂密先生日過之避
暑鄰人貧求售於先生先生曰吾與若世為
鄰不忍售也厚為贈囑曰吾在世夏月常過
爾樹下殁後憑爾售否爾友人吳夢暘曾訪
先生其廳堂園亭俱從簡朴絕不似吾東南
大宦家

四十二

鄧綰應王荆公去位失勢乃上書言宜録安
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

綰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請黜之帝斥綰知虢州以既去之宰臣而人主信其言猶若此君臣兩得之矣蓋安石在宋時加意學問者故能處綰如此可以三不足之說苛貶之耶○唐太宗朝張昌齡王公瑾皆以善屬文名震京師而昌齡曾獻翠微宮頌尤上所愛者王師旦知貢舉奏第無二人名上怪而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頗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嗟乎若在今日則

二人必蒙高選以希上悅安得守法如師旦者以挽一時文體哉○李吉甫為相謂裴垍曰吾職當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嗟乎兩公皆虛心無我故共成一時盛美君子哉若人乎

四十三

江右諸公鄉科做二司官者甚多監生吏員作京衛經歷等官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亦請得封贈回

來榮及父母妻子與必勉強學好清修所致若吾鄉則一見財貨便忘却身軀榮辱好結果者百無一二何以故前無賢者可師法即可師法後輩亦不肯興起效法也○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李子曰富貴相者一有之便觸處會有遜揜不來士君子須時當檢身省察克治方可消磨得他○河南樂羊子游學七年不返妻躬勤養姑嘗有鄰人雞入園中姑殺而欲食之媳對雞不食而泣姑問其故媳曰自傷

居貧使姑食他人肉姑竟棄之然則舅姑有過媳亦可幾諫矣況為人子乎○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這話不加細想聖言似若迂濶細想之天地間實有此感召之理

四十四

○世間惟講學論政當從良友切切詢究若夫出處語默大關節處即如飲食饑飽一般全要自己斟酌不可決之他人亦非人之所能決也倘含糊隱忍鮮不壞事

四十五

前歸安縣令李公松大城人壬戌進士爲遼巡撫丁憂田籍與縣官議役相毆卒罹法爲民子坐戍今　吾桐秀才不自揣分遇父毋官由甲科者不勝諂事視鄉科者便五六成群囑託以求必濟苟不如意便加詞色犯之恐非保身保家之道也書以俟驗

四十六

高皇帝制經書文義乃大聖人作爲尊崇朱夫子註解所謂非天子不考文也今時漸漸要

眨朱夫子創立奇說朝廷也禁約不來即如論語爲命禆諶草創之一節總是鄭國之爲詞命必更四賢之手集衆人之長目擊近科外省鄉試時張江陵在　朝試官就要阿諛破題便說衆臣効其能相臣擅其美自謂得意殊不知江陵眼睛子大何曾把鄭子産放在眼裡作文者空做這場話把甚得天下人大咲○范祖禹上疏杜奸人時蘇軾亦具疏將上及見祖禹疏曰經世之文也遂附名同進而毀已草傾張江陵居正喪父[illegible]寧制刑

部主事沈思孝嘉興人論列之同寮吳穆亦附名不自具草這一點虛已從人意思太畧相同在今日則諸公必欲自草疏何人肯附名他人之後

四十七

罵詈人

天

明律有禁如男子相罵已有罪過若發人陰私辱人妻室到人所不忍言處禍必大且速余嘗目睹之此天道也人可不戒哉○古人有云恩讎不可太分明然報恩欲厚必不可

以讎報也余同堂兄某受鄭姓恩卒以讎報之同胞弟某受畢姓恩頗鉅為他人小事嘗付之不理而弟讎報畢至破其家十分之六兩人皆子孫不賢而堂兄之禍尤慘不可謂天無顯報也

四十八

姑蘇俞少保父開坊門首有偷兒潛入門內至祠堂盜一銅佛像出家人窺而詈之少保父諭曰他兩日前曾問我借去作樣我許他今日來非偷兒也偷兒得免詈辱俞公度量

寬弘過人遠矣

四十九

萬曆己酉年四月山東歷城地方舉人王啓亨莊上産一黄牛雙頭三眼兩鼻三口四足一尾清苑地方四月民人程尚勤家牸牛産一犢一身雙頭併連一處四眼三耳兩口四足一尾二異同月産撫臣奏聞此非一家一方之變異天下古今之大變大異也○本年八月初四日邸報山西繁峙縣鄉約所地方李宣臣妻牛氏六月二十三日生二女一女

二眼一耳四齒手足全二女一耳一眼四齒一手兩足皆有也考之前代漢平帝元始中靈帝建寧中晉懷帝永嘉中愍帝建興中隋

○辛亥年四月二十日山東青州府安丘縣暴雨米雹狀如雞卵勢若拋石自未至亥平地冰水橫發五穀盡傷冰雹擊死溺死各社居民李洪等家牛七十四隻驢三十二隻羊四百四十六隻又民王雷有傭工人劉邦守等六名在王窪內鋤田忽被冰雹打至山水漲漲將劉邦守五名打死[illegible]淹死又一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在坡牧羊亦被擊死所傷地方計長八十餘
里濶約三十餘里撫按官　上聞

五十

萬曆癸丑年三月本里南栅李侄妻沈氏與
隣人吳八私姦侄　偵其熟睡執所藏刀並
殺之本邑令胡公躬驗訖得無罪囊曰如侄
者可謂義丈夫矣

五十一

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

密印寺舊有銅鐘質頗巨聲甚洪不知鑄自

何年余弱冠為諸生時讀書僧舍常登樓且
之亦或命道者扣之嘉靖甲寅間倭奴倡亂
軍中苦乏火器督府梅林胡公差官取用此
一時權宜之計凡浙西諸寺觀蒙取者多不
特一寺印爾也六十年來鐘聲絕響寺僧遂
逐營家未嘗齒及詎知鐘之必不可少其理
固易解乎瀏州僧永琳者行遊借棲廊廡未
及一載偶走雲間探友獨見超然請見翰林
董思白先生懇書功成鐘鼎四字於冊端持
歸本寺余於琳時尚未稔識也有恆者其來

謁之五更余夢中書一爲字楷而安晨起櫛髮冠巾則閽人報琳至出册示余覽之心喜焉盖壬子三月之朔也余作而歎曰嗟乎兹殆成鐘之兆乎遂召僧道德守薰方擇張道人等謀募緣顧里中之大裕之家鳩集惟艱第以舉父老子弟不問富貧咸以爲必不容已余乃命僧及諸黨正不必擇人凡有善念即四三十錢亦可登簿募及兩月先後得二百餘金又一月又得二百餘金乃晚隣友葉應乾橐二百七十金至南都貿銅錫余又

移書操江都御史丁公轉貿蕪湖丁公召商至平價交易商大悅得上銅二千三百餘觔攜錫四百餘觔其還也尤仗丁公憲牌關津免稅費諸所省不下六十金此中亦不偶然矣錫山人梅氏父子善鑄業預為土胚胎者九百日卜以八月二十九日開爐余先十日前口念觀音大士日何止百聲齋戒虔禱併所賽諸神禮品靡不精潔屆期余端坐樓下偕四五友人候火舉火纔兩時梅使報鐘已成矣余驚喜曰嗟乎神矣哉其真天為之顯

靈乎人力不至於此又次九月之望懸諸樓
夫以重器高懸余惴惴恐懼而所藉人力最
省不踰時鐘竟上遂亦不可謂非神助也銅
錫餘值建小房一所棲永琳張道人以酬首
議功奉護文昌帝君香火約費四十金修砌
鐘樓凡十六金付德廉二僧鐘上雜用九三
十金謝梅氏凡三十五金竪碑石費九十金
石出湖郡太守張公惟樞所送里人施捨雖
多寡懸殊皆不可不書姓名以垂永遠故各
附於丁公宋公及諸縉紳之後若汀西道御

史唐公世濟湖廣沅州守沈公元卅皆樂觀厥成者也萬曆四十年壬子十月朔里人尚寶司卿李樂撰後學唐瀧篆額并書

五十二

附録

年家侍生睦光祖頓首拜

不奉音容忽已幾更寒暑懷仰私衷無一月不在左右也竊惟門下清操碩行沖致高風爲鄉國祥麟威鳳祖嘗叨佐銓衡竟使謝公之轍尚滯東山即此明其不職矣然入京一月輒爲群少年所陵移病乞身居無數日無

一亦將勢違然爾茲奉教言益增愧赧儞能自
一贖耶廣福興復大是勝事遵命開名覓得年
一來衰病窘乏百務俱發不過為方便勸發之
一助耳便風草率謝復諸惟照鑒不備

五十三

舊治生葉向高頓首拜

不肖自為諸生時即望見光儀於三山道上
蒼松翠栢古色映人雖童子無知已有高山
景行之想矣已卯入閩則老公祖唱名呼進
遂以倖捷去今三十餘年杳然無從再瞻顏

色但在留都日時聽平涵兄稱頌盛德與海
内名流數當今人物便及臺下而已叨濫以
來雖有薦賢為國之念而力不從心蹉跎無
效符卿　新命良出　宸簡誰敢干之且以
何足為老公祖重也南署清閑甚望勉出大
疏懇辭極知恬尚真心頋　聖意未欲賜允
所以留中耳辱教感戢無已名賢之賜所不
敢卻薄附聊見緇衣之好併小詩一首用攄
向往統惟麈存不盡　三十年前識紫芝抵
今猶自想先儀從教宦況浮雲似贏得清名

薄海知溪上蓽門臨晷西湖邊蔭樂問緣夷

艱危正是求賢日莫說徵輪下已遲

五十四

侍生趙煥頓首拜

高風姱節海內縉紳仰之如泰山北斗者非一日矣茲以公論特起清卿蓋將為士林立一赤幟而辭疏旋至固知冥鴻不樂樊籠第如中朝推轂之意何留中不報蓋

主上眷倚舊德如此石城若郡一水可通乘春

命棹見國家不遺老成老成不忘國家亦清

朝盛事也何如承翰教悉弃州之雅草此附
謝不盡惓惓